

东平湖的鸟声

东 平 湖 的 鸟 声

刘 端 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

四川 人民出版社 翻印

四川省新华书店 发行 重庆印制二厂印刷

1971年11月第二版 1976年2月四川第二次印刷

编号：8027·5475 定价：0.12 元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

他从小就爱吹口哨，
吹得很象小鸟儿叫。
他一吹水鸟都来应和，
他一吹花翅水鸟飞来了。

他的口哨宛转嘹亮，
吹得荷花把头扬，
吹得小鸟不再唱，
静静地围在他身旁。



小赵也有母亲，
亲爱的母亲不在身旁，
半岁上母亲被地主抢走，
卖到不知道的地方。

离别了母亲十四年。
十四年只有父亲作伴，
父与子孤守着打鱼船，
父与子忍受着辛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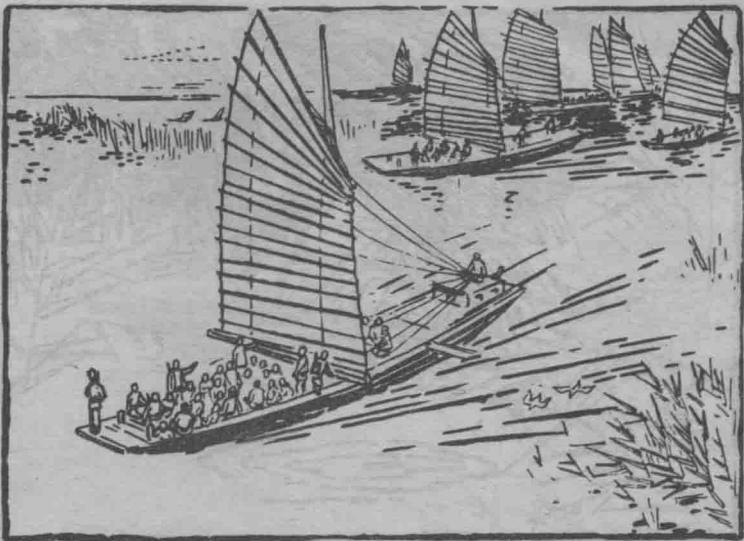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旧仇还没有报，
新的仇恨又来了：
日本鬼子侵占了黄河，
到处修起了碉堡。

美丽的果林啊被砍倒，
美丽的村镇啊被火烧，
肥沃的土地变焦土，
多少儿童在哭嚎（háo）。



穷人的子弟参加了八路军，
黄河掀起了反抗的风暴，
地主投降日寇当了汉奸，
鲜血染红了黄河的波涛，

小赵年老的父亲啊，
也被日本强盗杀死了。
十四岁的小赵，
投入了游击队的怀抱。



碧绿碧绿的东平湖啊，
有三百名游击战士居住。
无边无际的东平湖啊，
游击队驾着轻舟，
在芦(lú)苇丛中出没。

黄河上的敌船常被炸毁，
梁山下的炮楼常被烧掉，
游击队和汹涌的黄河一起，
保卫我们伟大的民族。



年少的战士小赵，
担负着特殊的任务，
用他那熟练的口哨，
守卫着湖上的道路。

他熟悉无边的东平湖，
象熟悉手掌的纹路，
就算是闭着眼睛摇桨，
也不会走错一步。



出击回来的游击战士，
他指给进湖的道路；
送消息的情报员，
也离不开他这活地图。

不管你是生人熟人，
答不上暗号不准进；
呷呷的鸭叫是答，
啾啾的鸟声是问。



乌云遮住了满天的星星，
墨黑的秋夜多么寂静，
偶而传来几声枪鸣，
还有惊慌的狗叫声，
和人们的呼声。

这枪声、狗叫声和人们的呼声，
使小赵心中久久不能平静，
在这墨黑的夜里，
日本强盗又在行凶。



小赵在凝神听着，
突然传来了啾啾的鸟叫，
那叫声来自岸上，
小赵警惕地
握住了竹篙(gāo)。

等第二次传来了鸟声，
他才学起了呷呷的鸭叫，
对方又送来唧唧的鸟鸣，
啊，是送情报的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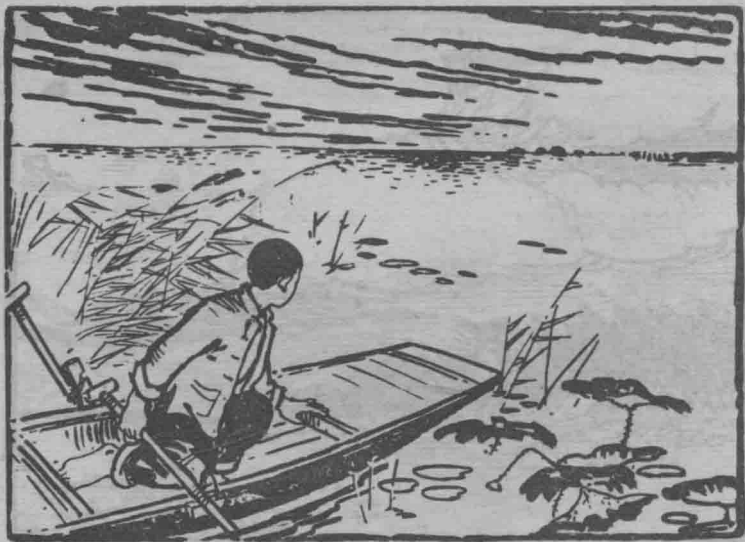
小赵驾着轻快的扁舟，
情报员默默坐在船梢：
“你这个爱说笑的老铁匠，
为什么今日变了？”

“城里的鬼子新来了许多，
黄河的机船也增多了，
这些事情不要你多问，
快送我向队长报告。”



小赵送走了老情报员，
他的心一阵阵不安。
他悄悄在湖边浮动，
怀着战斗的预感。

今日的夜啊又闷又静，
闷静的使人有些陌生，
仿佛有一场风暴隐藏，
不定何时会突然发生。



东方发白，天将破晓，
雨点停了，风在呼啸，
天上的云朵似万马奔腾，
湖面飞着早起的水鸟。

是什么在湖边浮动，
象一墩(dūn)嫩柳枝条？
是什么声音在轰响，
象风玩弄着波涛？



小赵俯身观看，
是一串串伪装的小船，
船上插满了绿枝，
绿枝里有刺刀的寒光闪闪。

这是什么人的船只？
是不是游击队员？
为什么不发出暗号，
难道忘了我这个少年？